

巴金 郭沫若 茅盾 闻一多 沈从文 冰心 老舍 戴望舒 冰心 萧红 曹禺 郭沫若 鲁迅 戴望舒 闻一多 曹禺 朱自清 徐士庶 冰心 朱自清 曹禺 鲁迅 冰心 曹禺 鲁迅 冰心

——> 现代文学名家名篇



曹禺 (1910-1996)，原名万家宝，字小石，祖籍湖北省潜江，生于天津，中国现代杰出的戏剧家。著有《雷雨》《日出》《原野》《北京人》等著名作品，被称为“中国的莎士比亚”。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→ 现代文学名家名篇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曹禺戏剧名篇 / 曹禺著. — 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9.11

(现代文学名家名篇)

ISBN 978-7-5387-2840-8

I. 曹… II. 曹… III. 话剧—剧本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I23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04197 号

曹禺戏剧名篇

作 者	曹 禺
出 品 人	张四季
责任编辑	赵 岩
出 版	时代文艺出版社
地 址	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编 130011
电 话	总编办: 0431-86012927 发行科: 0431-86012939
网 址	www.shidaichina.com
印 刷	北京燕旭开拓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660×960 1/16
字 数	245 千字
印 张	18
版 次	2010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25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曹禺戏剧

1

雷 雨 / 1

序 幕 / 3

第一幕 / 11

第二幕 / 51

第三幕 / 91

第四幕 / 122

尾 声 / 159

日 出 / 163

第一幕 / 165

第二幕 / 192

第三幕 / 228

第四幕 / 254





雷雨

人 物

姑奶奶甲（教堂尼姑）

姑奶奶乙

姊姊——十五岁。

弟弟——十二岁。

周朴园——某煤矿公司董事长，五十五岁。

周繁漪——其妻，三十五岁。

周萍——其前妻生子，年二十八。

周冲——繁漪生子，年十七。

鲁贵——周宅仆人，年四十八。

鲁侍萍——其妻，某校女佣，年四十七。

鲁大海——侍萍前夫之子，煤矿工人，年二十七。

鲁四凤——鲁贵与侍萍之女，年十八，周宅使女。

周宅仆人等：仆人甲，仆人乙……老仆。

景

序 幕 在教堂附属医院的一间特别客厅内。

——冬天的一个下午。

第一幕 十年前，一个夏天，郁热的早晨。

——周公馆的客厅内（即序幕的客厅，景与前大致相同）。

第二幕 景同前。

——当天的下午。

第三幕 在鲁家，一个小套间。

——当天夜晚十时许。

第四幕 周家的客厅（与第一幕同）。

——当天半夜两点钟。

尾 声 又回到十年后，一个冬天的下午。

——景同序幕。

（由第一幕至第四幕为时仅一天）

序 幕

景——一间宽大的客厅。冬天，下午三点钟，在某教堂附设医院内。

屋中间是两扇棕色的门，通外面；门身很笨重，上面雕着半西洋化的旧花纹，门前垂着满是斑点，褪色的厚帷幔，深紫色的；织成的图案已经脱了线，中间有一块已经破了一个洞。右边——左右以台上演员为准——有一扇门，通着现在的病房。门面的漆已蚀了去。金黄的铜门钮放着暗涩的光，配起那高而宽，有黄花纹的灰门框，和门上凹凸不平，古式的西洋木饰，令人猜想这屋子的前主多半是中国的老留学生，回国后又富贵过一时的。这门前也挂着一条半旧，深紫的绒幔，半拉开，破成碎条的幔角拖在地上。左边也开一道门，两扇的，通着外间饭厅，由那里可以直通楼上，或者从饭厅走出外面，这两扇门较中间的还华丽，颜色更深老；偶尔有人穿过，它好沉重地在门轨上转动，会发着一种久磨擦的滑声，像一个经过多少事故，很沉默，很温和的老人。这前面，没有帷幔，门上脱落，残蚀的轮廓同漆饰都很明显。靠中间门的右面，墙凹进去如一个神像的壁龛，凹进去的空隙是棱角形的，划着半圆。壁龛的上大半满嵌着细狭而高长的法国窗户，每棱角一扇长窗，很玲珑的；下面只是一块较地板略起的半圆平面，可以放着东西，可以坐；这前面整个地遮上一面有折纹的厚绒垂幔，拉拢了，壁龛可以完全掩盖上，看不见窗户同阳光，屋子里阴沉

沉的，有些气闷。开幕时，这帷幕是关上的。

墙的颜色是深褐，年久失修，暗得褪了色。屋内所有的陈设都很富丽，但现在都呈现着衰败的景色。——右墙近前是一个壁炉，沿炉嵌着长方的大理石，正前面镶着星形彩色的石块；壁炉上面没有一件陈设，空空地，只悬着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。现在壁炉里燃着煤火，火焰熊熊地，照着炉前的一张旧圈椅，映出一片红光，这样，一丝丝的温暖，使这古老的房屋还有一些生气。壁炉旁边搁放一个粗制的煤斗同木柴。右边门左侧，挂一张画轴；再左，近后方，墙角抹成三四尺的平面，倚的那里，斜放着一个半人高的旧式紫檀小衣柜，柜门的角上都包着铜片。柜上放着一个暖水壶，两只白饭碗，都搁在旧黄铜盘上。柜前铺一张长方的小地毯；在上面，和柜平行的，放一条很矮的紫檀长几，以前大概是用来摆设瓷器、古董一类的精巧的小东西，现在堆着一叠叠的雪白桌布，白床单等物，刚洗好，还没有放进衣柜去。在正面，柜与壁龛中间立一只圆凳。壁龛之左（中门的右面），是一只长方的红木菜桌。上面放着两个旧烛台，墙上是一张大而旧的古油画，中门左面立一只只有玻璃的精巧的紫檀柜。里面原为放古董，但现在是空空的，这柜前有一条狭长的矮凳。离左墙角不远，与角成九十度，斜放着一个宽大深色的沙发，沙发后是只长桌，前面是一条短几，都没有放着东西。沙发左面立着一个黄色的站灯，左墙靠墙略凹进，与左后墙成一直角。凹进处有一只茶几，墙上低悬一张小油画。茶几旁，再略向前才是左边通饭厅的门。屋子中间有一张地毯。上面对放着，但是略斜地，两张大沙发；中间是个圆桌，铺着白桌布。

〔开幕时，外面远处有钟声。教堂内合唱颂主歌同大风琴声，最好是 Bach: High Mass in B Minor Benedictus qui venit Domini Nomini ——屋内寂静无人。〕

〔移时，中间门沉重地缓缓推开，姑奶奶甲（寺院尼姑）进来，她的服饰如在天主教堂里常见的尼姑一样，头束着雪白布巾，蓬起来像荷兰乡姑，穿一套深蓝的粗布制袍，衣袍几乎拖在地面。她胸前悬着一个十字架，腰间悬一串钥匙，走起路来铿铿地响〕

着。她安静地走进来，脸上很平和的。她转过身子向着门外。

姑 甲 （和蔼地）请进来吧。

〔一位苍白的老年人走进来，穿着很考究的旧皮大衣。进门脱下帽子，头发斑白，眼睛沉静而忧郁，他的下颔有苍白的短须，脸上满是皱纹。他戴着一副金边眼镜，进门后，也取下来，放在眼镜盒内，手有些颤。他搓弄一下子，衰弱地咳嗽两声。外面乐声止。〕

姑 甲 （微笑）外面冷得很！

老 人 （点头）嗯——（关心地）她现在还好么？

姑 甲 （同情地）好。

老 人 （沉默一时，指着头）她这儿呢？

姑 甲 （怜悯地）那——还是那样。（低低地叹一口气）

老 人 （沉静地）我想也是不容易治的。

姑 甲 （矜怜地）您先坐一坐，暖和一下，再看她吧。

老 人 （摇头）不。（走向右边病房）

姑 甲 （走向前）您走错了，这屋子是鲁奶奶的病房。您的太太在楼上呢。

老 人 （停住，失神地）我——我知道，（指着右边病房）我现在可以看看她么？

姑 甲 （和气地）我不知道。鲁奶奶的病房是另一位姑奶奶管，我看您先到楼上看看，回头再来看这位老太太好不好？

老 人 （迷惘地）嗯，也好。

姑 甲 您跟我上楼吧。

〔姑甲领着老人进左面的饭厅下。〕

〔屋内静一时。外面有脚步声。姑乙领两个小孩进。姑乙除了年轻些，比较活泼些，一切都与姑甲相同。进来的小孩是姊弟，都穿着冬天的新衣服，脸色都红得像个苹果，整个是胖圆圆的。姊姊有十五岁，梳两个小辫，在背后摆着；弟弟戴上一顶红绒帽。〕

两个都高兴地走进来，二人在一起，姊姊是较沉着些。走进来的时节姊姊在前面。

姑 乙 （和悦地）进来，弟弟。（弟弟进来望着姊姊，两个人只呵手）外头冷，是吧。姐姐，你跟弟弟在这儿坐一坐好不好？

姊 姊 （微笑）嗯。

弟 弟 （拉着姊姊的手，窃语）姐姐，妈呢？

姑 乙 你妈看完病就来，弟弟坐在这儿暖和一下，好吧？

〔弟弟的眼望姊姊。〕

姊 姊 （很懂事地）弟弟，这儿我来过，就坐这儿吧，我给你讲笑话。

〔弟弟好奇地四面看。〕

姑 乙 （有兴趣地望着他们）对了，叫姐姐给你讲笑话，（指着火）坐在火旁边讲，两个人一块儿。

弟 弟 不，我要坐这个小凳子！（指中门左柜前的小矮凳）

姑 乙 （和气地）也好，你们就坐这儿。可是（小声地）弟弟，你得乖乖地坐着，不要闹！楼上有病人——（指右边病房）这旁边也有病人。

姊 姊
（很乖地点头）嗯

弟 弟

弟 弟 （忽然，向姑乙）我妈就回来吧？

姑 乙 对了，就来。你们坐下，（姊弟二人共坐矮凳上，望着姑乙）不要动！（望着他们）我先进去，就来。

〔姊弟点头，姑乙进右边病房，下。〕

〔弟弟忽然站起来。〕

弟 弟 （向姊）她是谁？为什么穿这样衣服？

姊 姊 （很世故地）尼姑，在医院看护病人的。弟弟，你坐下。

弟 弟 （不理她）姐姐，你看，你看！（自傲地）你看妈给我买的新手套。

姊 姊 （瞧不起地）看见了，你坐坐吧。（拉弟弟坐下，二人又很规矩地坐着）

〔姑甲由左边厅进。直向右角衣柜走去，没看见屋内的人。〕

弟 弟 （又站起，低声，向姊）又一个，姐姐！

姊 姊 （低声）嘘！别说话。（又拉弟弟坐下）

〔姑甲打开右面的衣柜，将长几上的白床单，白桌布等物一叠叠放在衣柜里。〕

〔姑乙由右边病房进。见姑甲，二人沉静地点一点头，姑乙助姑甲放置洗物。〕

姑 乙 （向姑甲，简截地）完了？

姑 甲 （不明白）谁？

姑 乙 （明快地，指楼上）楼上的。

姑 甲 （怜悯地）完了，她现在又睡着了。

姑 乙 （好奇地询问）没有打人么？

姑 甲 没有，就是大笑了一场，把玻璃又打破了。

姑 乙 （呼出一口气）那还好。

姑 甲 （向姑乙）她呢？

姑 乙 你说楼下的？（指右面病房）她总是那样，哭的时候多，不说话，我来了一年，没听说过她说一句话。

弟 弟 （低声，急促地）姐姐，你给我讲笑话。

姊 姊 （低声）不，弟弟，听她们说话。

姑 甲 （怜悯地）可怜，她在这儿九年了，比楼上的只晚了一年，可是两个人都没有好。——（欣喜地）对了，刚才楼上的周先生来了。

姑 乙 （奇怪地）怎么？

姑 甲 今天是旧年腊月三十。

姑 乙 （惊讶地）哦，今天三十？——那么今天楼下的也会出来，到这房子里来。

姑 甲 怎么，她也出来？

姑 乙 嗯，（多话地）每到腊月三十，楼下的就会出来，到这屋子里；在这窗户前面站着。

姑 甲 干什么？

姑 乙 大概是望她儿子回来吧，她的儿子十年前一天晚上跑了，就没有回来。可怜，她的丈夫也不在了——（低声地）听说就在周先生家里当差，——一天晚上喝酒喝得太多，死了的。

姑 甲 （自己以为明白地）所以周先生每次来看他太太来，总要问一问楼下的。——我想，过一会儿周先生会下楼来见她来的。

姑 乙 （虔诚地）圣母保佑他。（又放洗物）

弟 弟 （低声，请求）姐姐，你给我就讲半个笑话好不好？

姊 姊 （听着有兴趣，忙摇头，压迫地，低声）弟弟！

姑 乙 （又想起一段）奇怪，周家有这么好的房子，为什么卖给医院呢？

姑 甲 （沉静地）不大清楚。——听说这屋子有一天夜里连男带女死过三个人。

姑 乙 （惊讶）真的？

姑 甲 嗯。

姑 乙 （自然想到）那么周先生为什么偏把有病的太太放在楼上，不把她搬出去呢？

姑 甲 说是呢，不过他太太就在这楼上发的神经病，她自己说什么也不肯搬出去。

姑 乙 哦。

〔弟弟忽然站起。

弟 弟 （抗议地，高声）姐姐，我不爱听这个。

姊 姊 （劝止他，低声）好弟弟。

弟 弟 （命令地，更高声）不，姐姐，我要你给我讲笑话！

〔姑甲、姑乙回头望他们。

姑 甲 （惊奇地）这是谁的孩子？我进来，没有看见他们。

姑 乙 一位看病的太太的，我领他们进来坐一坐。

姑 甲 （小心地）别把他们放在这儿。——万一把他们吓着。

姑 乙 没有地方；外头冷，医院都满了。

姑 甲 我看你还是找他们的妈来吧。万一楼上的跑下来，说不定吓坏了他们！

姑 乙 （顺从地）也好。（向姊弟，他们两个都瞪着眼望着她们）姐姐，你们在这儿好好地再等一下，我就找你们的妈来。

姊 姊 （有礼地）好，谢谢你！

〔姑乙由中门出。〕

弟 弟 （怀着希望）姐姐，妈就来么？

姊 姊 （还在怪他）嗯。

弟 弟 （高兴地）妈来了！我们就回家。（拍掌）回家吃年夜饭。

姊 姊 弟弟，不要闹，坐下。（推弟弟坐）

姑 甲 （关上柜门向姊弟）弟弟，你同姐姐安安静静地坐一会儿，我上楼去了。

〔姑甲由左面饭厅下。〕

弟 弟 （忽然发生兴趣，立起）姐姐，她干什么去了？

姊 姊 （觉得这是不值一问的问题）自然是找楼上的去了。

弟 弟 （急切地）谁是楼上的？

姊 姊 （低声）一个疯子。

弟 弟 （直觉地臆断）男的吧？

姊 姊 （肯定地）不，女的——一个有钱的太太。

弟 弟 （忽然）楼下的呢？

姊 姊 （也肯定地）也是一个疯子。——（知道弟弟会愈问愈多）你不要再问了。

弟 弟 （好奇地）姐姐，刚才他们说这屋子死过三个人。

姊 姊 （心虚地）嗯——弟弟，我给你讲笑话吧！有一年，一个国王——

弟 弟 （已引上兴趣）不，你给我讲讲这三个人怎么会死的？这三个人是谁？

姊 姊 （胆怯）我不知道。

弟 弟 （不信，伶俐地）嗯！——你知道，你不愿意告诉我。

姊 姊 （不得已地）你别在这屋子里问，这屋子闹鬼。

〔楼上忽然有乱摔东西的声音，铁链声，足步声，女人狂笑，怪叫声。〕

弟 弟 （略惧）你听！

姊 姊 （拉着弟弟手紧紧地）弟弟！（姊弟抬头，紧张地望着天花板）〔声止。〕

弟 弟 （安定下来，很明白地）姐姐，这一定是楼上的！

姊 姊 （害怕）我们走吧。

弟 弟 （倔强）不，你不告诉我这屋子怎么死了三个人，我不走。

姊 姊 你不要闹，回头妈知道打你！

弟 弟 （不在乎地）嗯！

〔右边门开，一位头发斑白的老妇人颤巍巍地走进来，在屋中停一停，眼睛像是瞎了。慢吞吞地踱到窗前，由帷幔隙中望一望，又踱至台上，像是谛听什么似的。姊弟都紧张地望着她。〕

弟 弟 （平常的声音）这是谁？

姊 姊 （低声）嘘！别说话。她是疯子。

弟 弟 （低声，秘密地）这大概是楼下的。

姊 姊 （声颤）我，我不知道。（老妇人躯干无力，渐向下倒）弟弟，你看，她向下倒。

弟 弟 （胆大地）我们拉她一把。

姊 姊 不，你别去！

〔老妇人突然歪下去，侧面跪倒在舞台中。台渐暗，外面远处合唱声又起。〕

弟 弟 （拉姊向前，看老太婆）姐姐，你告诉我，这屋子是怎么回事？这些疯子干什么？

姊 姊 （惧怕地）不，你问她，（指老妇人）她知道。

弟 弟 （催促地）不，姐姐，你告诉我，这屋子怎么死了三个人，这三个人是谁？

姊 姊 （急迫地）我告诉你问她呢，她一定都知道！

〔老妇人渐渐倒在地下，舞台全暗，听见远处合唱弥撒和大风琴声。

〔弟弟声：（很清楚地）姐姐，你去问她。

〔姊姊声：（低声）不，你问她，（幕落）你问她！

〔大弥撒声。

第一幕

开幕时舞台全黑，隔十秒钟，渐明。

景——大致和序幕相同，但是全屋的气象是比较华丽的。这是十年前一个夏天的上午，在周宅的客厅里。

壁龛的帷幔还是深掩着，里面放着艳丽的盆花。中间的门开着，隔一层铁纱门，从纱门望出去，花园的树木绿荫荫的，并且听见蝉在叫。右边的衣服柜，铺上一张黄桌布，上面放着许多小巧的摆饰，最显明的是一张旧相片，很不调和地和这些精致东西放在一起。柜前面狭长的矮几，放着华贵的烟具同一些零碎物件。右边炉上有一个钟同鲜花盆，墙上，挂一幅油画。炉前有两把圈椅，背朝着墙。中间靠左的玻璃柜放满了古玩，前面的小矮凳有绿花的椅垫，左角的长沙发还不旧，上面放着三、四个缎制的厚垫子。沙发前的矮几排置烟具等物，台中两个小沙发同圆桌都很华丽，圆桌上放着吕宋烟盒和扇子。

所有的帷幕都是崭新的，一切都是兴旺的气象，屋里家具非常洁净，有金属的地方都放着光彩。屋中很气闷，郁热逼人，空气低压着。外面没有阳光，天空灰暗，是将要落暴雨的神气。

〔开幕时，四凤在靠中墙的长方桌旁，背着观众滤药，她不时地摇着一把蒲扇，一面在揩汗。鲁贵（她的父亲）在沙发旁擦着矮几上零碎的银家具，很吃力地；额上冒着汗珠。

〔四凤约有十七八岁，脸上红润，是个健康的少女。她整个的身体都很发育，手很白很大，走起路来，过于发育的乳房很显明地在衣服底下颤动着。她穿一件旧的白纺绸上衣，粗山东绸的裤子，一双略旧的布鞋。她全身都非常整洁，举动虽然很活泼，因为经过两年在周家的训练，她说话很大方，很爽快，却很有分寸。她的一双大而有长睫毛的水灵灵的眼睛能够很灵敏地转动，也能敛一敛眉头，很庄严地注视着。她有大的嘴，嘴唇自然红艳艳的，很宽，很厚，当着她笑的时候，牙齿整齐地露出来，嘴旁也显着一对笑涡。然而她面部整个轮廓是很庄重地显露着诚恳。她的面色不十分白，天气热，鼻尖微微有点汗，她时时用手绢揩着。她很爱笑，她知道自己是好看的，但是她现在皱着眉头。

〔她的父亲——鲁贵——约莫有四十多岁的样子，神气萎缩，最令人注目的是粗而乱的眉毛同肿眼皮。他的嘴唇，松弛地垂下来，和他眼下凹进去的黑圈，都表示着极端的肉欲放纵。他的身体较胖，面上的肌肉宽驰地不肯动，但是总能很卑贱地谄笑着，和许多大家的仆人一样。他很懂事，尤其是很懂礼节。他的背略有点伛偻，似乎永远欠着身子向他的主人答应着“是”。他的眼睛锐利，常常贪婪地窥视着，如一只狼；他很能计算的。虽然这样，他的胆量不算大；全部看去，他还是萎缩的。他穿的虽然华丽，但是不整齐的。现在他用一条抹布

擦着东西，脚下是他刚刷好的黄皮鞋。时而，他用自己的衣襟揩脸上的油汗。

鲁 贵 （喘着气）四凤！

鲁四凤 （只做不听见，依然滤她的汤药）

鲁 贵 四凤！

鲁四凤 （看了她的父亲一眼）喝，真热。（走向右边的衣柜旁，寻一把芭蕉扇，又走回中间的茶几旁扇着）

鲁 贵 （望着她，停下工作）四凤，你听见了没有？

鲁四凤 （烦厌地，冷冷地看着她的父亲）是！爸！干什么？

鲁 贵 我问你听见我刚才说的话了么？

鲁四凤 都知道了。

鲁 贵 （一向是这样被女儿看待的，只好是抗议似地）妈的，这孩子！

鲁四凤 （回过头来，脸正向观众）您少说闲话吧！（挥扇，嘘出一口气）呵！天气这样闷热，回头多半下雨。（忽然）老爷出门穿的皮鞋，您擦好了没有？（到鲁贵面前，拿起一只皮鞋不经意地笑着）这是您擦的！这么随随便便抹了两下，——老爷的脾气您可知道。

鲁 贵 （一把抢过鞋来）我的事用不着你管。（将鞋扔在地上）四凤，你听着，我再跟你说一遍，回头见着你妈，别忘了把新衣服都拿出来给她瞧瞧。

鲁四凤 （不耐烦地）听见了。

鲁 贵 （自傲地）叫她想想，还是你爸爸混事有眼力，还是她有眼力。

鲁四凤 （轻蔑地笑）自然您有眼力啊！

鲁 贵 你还别忘了告诉你妈，你在这儿周公馆吃的好，喝的好，就是白天侍候太太少爷，晚上还是听她的话，回家睡觉。

鲁四凤 那倒不用告诉，妈自然会问的。